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陳德彰

牧庵集卷十七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潁川萬户邸公神道碑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濵七州之兵戍雎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

鹿邑避河流齧移戍賴州城久荒棄剪剃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勍將夏貴夜悉鋭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吏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川兵半以行大保并國武宣公

時以都元帥鈔鵶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為城郢脩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岍逼我舟師下令盪舟黄灣進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静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絶已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閂爵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屠殺長吏刼民為兵動萬為羣阻山為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絶公從劏平生致三渠穊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户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

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剗兵之餘城中户纔四百
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㕓其鄉期年
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
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鄙遏韶寇不窺宜章而
興寧之民效惡鄙盗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
行公衝焉摯金帛即說曰令盗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
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盗合是驅使
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

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入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㩟絶種至郴亦然公捕得為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公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

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吹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選其羸又請罷陶坑銀錫户賦酒醋歲荒發廪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户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法親戚未至改穎州萬户戍無為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

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歙怙惡乃夷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于績溪尤勦勦勦勦壁何秋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薫拜都萬户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為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鬬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沉毅

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
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頼故人部曲捐金委帛
致餽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禄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
軍頼州萬户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
曰先公之匱藁藏頼濱今將舉歸先塋敍宜有碑不得
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
國初以二萬户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罕
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大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

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戸干中後强諸侯頗以力叓惡
相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焉由是萬
戸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
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絶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
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髙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
國家貴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
哉觀公造家譬則為山嗣睢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
未必視長于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彩矣授以總

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禄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殳顧以是身于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仭者其為大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夫史公賛蕭曹輩為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郄氏嚴于持家前卒二十一年繼配两王氏姊娣也前卒十年姊顧為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

居平時營栅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
難惑多資平之次元恒四女適鄒長官子璧閭令子齡
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户賈榮祖三男孫長禥幼未名二
女孫銘曰
嗟若邱公初由爵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年旌
敵尚逖城賴而南地交壤隣勍將未嘗時巳能軍寡謀
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蕭茅曠入包
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浮分狗坤隅

罝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俘大憝小悖翦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黍寸膚之傷盡心瘝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惟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旌棨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充忠孝疇大斯以語肅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頫匯歸從殳丘列勲子碑貽久是諆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謚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為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廸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京有父風生鐸丰儀煖偷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

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潤夫金之臧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惴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碎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為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遥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為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即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為日

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寧忍哉遂乘夜載鴆夷濟河款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為州版公為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悉下之移鎮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携家來從朝廷定賞納上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既偃甲兵民方去危即安公款勸畊稼栽柳游隋使各食其力隣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顧記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

符其守令居借之廬盱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
瞻聲動人聽者如侯丘嚴明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部瑞
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升之
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草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
民止籍主户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户數
公曰若欲肥版籍以衒庶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
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
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

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諜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户未嘗妄以僑浮為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即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職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僑為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訟公徵使就辯公贄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

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勵四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為射獵鹿豕以繼贍勞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為公主湯沐邑有説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利下市罷者耶不行先朝時令上以大弟之重徵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為兵皆懸

賞募之人率收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子前老稚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隣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庳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始袁湘者乎聞者愧讋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輙報可歲癸丑冬將適

京兆未至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閅焉一旦公疾小加子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為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歸葬臨川某鄉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死配焉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焉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木司女二人焉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仲德

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録囚延安昭勇居自隴右得告家居二際言色固以心推為鉅人長者若不見毛髪比出紈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知以有父矣明年充良持君書與公事狀謁銘墓碑因得究公為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大也盖嘗論人之生紛綸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强之依而强者或徑行面無謀亦旋取敗亾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

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
侯以傳諸子亦戞戞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于石而
見白子後世也
緊袁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
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雌從雄鳴有距
跳跟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捷其悖
頑智資我謀勇但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
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

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為逋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東爾矛戟斂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痏孰爾股刻孰爾呻㖃手摩撫𢦏曰時哉爰適樂上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說進可行舟泉肯顧不年承辭延民之思今三二年如在樞時黄髮齠子枝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己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其兼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

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

貞賀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賜白金為兩五百楮緡三萬五千錦衣玉帶既遂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

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内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

咨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即行而道疾皇帝嗣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遭諸樊橋以勝參知政事上都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為慶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迭為惋悼遣騰馳十乘傳奔赴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貞至人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敕翰林學士承旨臣燧撰述之仍俾勝馳十五乘傳入秦身視鐫丘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為何如公諱仁

傑字寛南其先河東隰州人居京兆則曰祖送徒考惠貴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教拉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司徒雍國公謚貞獻初歳壬子憲宗國母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榪牙略畔之山明年將戎塗貞獻作室得凬藏以白金為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一十年矣力能荷殺請置顔符王將備其不已白而專為也幽貞獻長安帝聞之怒縛王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

釋公由是入倫宿衛經吐蕃䍧沱涉大瀘水入不毛瘴喘沮澤之鄉深林有壑絶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蹄氷為梯衛士多徒行有遠踰千里外者比歛至略畔最請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霜雪寒衣露處饑竭皸瘃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更獨公與董文忠為長上侍疾或一月不至家燕閒喜

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舉瀘州降制即以爲
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人明年制使張珏遣王
立潛師襲瀘取之臨應春殺戍將千户熊耳而有其妻
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
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李王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
人先朝陟方乎此援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宗説立
遣張郃輩蠟書閒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
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東院

械立奏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莫比未知合旣下也自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拾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為安撫使而誅立敕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敕教達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符東院各使再請宥容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容臣曰卿輩以殺人為嬉耶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致立為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囘天

還而立見謝曰敎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
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宮室凋弊秦民召至而不敢
見公為譬釋于中俾仍相秦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
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卿父略畔佐軍興者卿母
在此其以是供具為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
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
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

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錄其勞悉大賚之于公加恩數焉年既及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必咨託俾詞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黷于貨充兢畏清恪自恃故有言必信晨夕彌縫滋多事祕外不聞其顯知者知擇童女實掖庭命既下矣公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者當之豈可槩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廛麤

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遇非昭代盛德舉也又古貢
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
蓰無所于取吏責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水盈司
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劵取直其外擅事覺顧
先陳他吏之為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
今也彼雖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
言事者亦將創矣又煮海為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
諸州漕司必遠餽與民而徵其利今頻上都池泊皆鹽

實天惠養則人者無有課人禁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
逡歷終不能止而冐犯滋衆是為穽畿内也帝皆然之
止童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免文通死重杖以
懲盬弛其禁民爭德公為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三十有
五年進階榮禄大夫中書右丞以于勝為中書參知政
事及僧格為尚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為鈎考奏公為留
司上都錢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辯
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戢吏為姦罪則在

臣為之長者則曰臣司留鑰事未有不白臣能出者惟當罪臣四十日中彼至七十餘奏而爾公爭自罪終不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已者惟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掌留鑰者居半倉廪府庫一俟啓閉衛去衣食亦仰均賦乘輿歲至比其南也少乃數月頒舍宴享諸生百司送往勞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徼呼一日數至其所

受委不怠下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于秦既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褰衣流涕而别前夫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從聖武西征留使鄭公師真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

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夫不謹𣝣直至撻之與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二十有一日葬鄠縣太平鄉貞獻公姚夫人鄭兆次前夫人劉祔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考再世國雍其為孝也大孰加茲與過二都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為鄭出男孫三慶寧興

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

斌同知京兆救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今同之朝邑禮

貴不仕智明營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

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人女半之男孫九銘曰

大帝淵龍華臣之途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為世所知同

公流輩百十維人官岀皆外凋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

帷幄與公友從珥侍中貂廿有六載董先朝露乃眷公

在生人于死引懸其躬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

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蹈迨歸老秦制曰祿之俾其省臣事諏政咨謀不再稔方衛國恤震卹見招竭歷力疾天不慭遺道薨樊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嘻奉常汝謚主爵王著汝封行制允厥哀死無後邦經乃陟保衛忠貞易名乃與乃考于雍再國若稽夏書九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禁林臣燧次述公于佳城奚憾不足胥是有邑左豐右甘名與不磨終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昆都岱

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眆于五品由庫崇等而上之列為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橐既通以顯贈其考昆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

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布勒特哩太君妣周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侈天罷于碑請燧銘之故摭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叙在太宗世欽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前諸孫隸河南王戲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為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殄敵軍鈞之三銘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戍河北公始家曹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布哈及大將察韓伐宋寒出

暑歸歲以為常殘漢上之襄陽郢復徳安援淮右諸州
轉鬬千里登陣陷陳斬刈不可勝計幕府槁功居諸將
先金寶于櫝衣溢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
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嘉施時節擊鮮與閭里故舊為樂
其後戊光歲戊午宋兵犯郢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
流矢輿疾至家卒年五十一葬新興東原夫人則周亞
尹女也皆柔淑清恭婦徳母儀稱于姻族子二人長烏
格岱尹出嗣長百夫從攻襄陽新項老白都統濟江下

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真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䘏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錫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為衛士出監武邑真定兩縣真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官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為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為廬摧毀自致鄉里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為郎銓曹

從平寧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千男孫七忠顯校尉某嗣長千夫瑪爾河西福興酬尼資布哈實都皆幼女孫八人五歸名門嘗反覆究觀自上騎至吏侍纔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具極斧鉞誅止有罪猶有小罰大刑維何無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伐鼓陣于原野入死

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即戎進退金革舊不用
躬于河于漢于淮之亂金滅㦸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
信不識人不殘懦大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戀庶
于事君身曰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廷中子岳周卹章
自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即墓而舍敕起院
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眈眈入為郎官銓曹是賊
日月為斷當其陟黜剡又兄子方長千夫將久其傳黄
金世行門閥之崇有耀閭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留郡侯

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空生司徒巴爾圖司徒生太尉哈喇連姻帝室生世宗毋宣獻皇后與金紫光禄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鎮國上將軍布展鎮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二十一傾軀偉觀精巧騎射以扈宣宗播南京功官安遠大將軍遥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

明年會西面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城沈丘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犯京陳橋門又殄之收盜積𧂐賚以拯饑民後從諸侯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郢復德安淮南黄蘄及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版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太康三縣入為南京警廵使再為兵馬使至元九年養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

元子荆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剪荆棘爰舍以招徠于戈餘民安集三縣讋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年與翰文自學仕略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為中書考左司郎中是職也凢陶治四海之官學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乎手非其人有時譽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譻與今宣慰荆湖父子相繼

七朝請如故事褒其玄墟制可即其考長德官且議大
夫勲上輕車都尉爵陳留郡侯妣張陳留郡夫人祖考
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伯祖妣完顏陳尹郡
太君翰文故妻暢陳留郡夫人臣禹叨此昭融極矣今
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
不孝之譏求可筆是事國家家之槩者匪公其誰故即
汴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
部各以居地為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為文不同敎有

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
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
而别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
不言吁喻銘曰
猗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褵不于庶姓于
帝之室大定哲君猶所自出金歷既祝一氣之機無成
不渝無顯不徵存者遺胄伯千什一令由子貴推恩爵
秩祖伯考祖輕車其勲郡子陳留輩及妣嬪勒詩豐碑

光華孔煜名與汚流瀰瀰無竭

牧庵集卷十七

牧庵集卷十八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蓁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從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令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録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具德具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具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言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具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

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樞衣之徒户外㴰履横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内搢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

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世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句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

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躍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傾蓋頃心歸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訒于為言丧中大夫絶口

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喪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椁皆黄腸衣衾必𢌿疏衰饘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墮典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靡倫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東歸葬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而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使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

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
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具聘以來故丞相遣
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
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侯且賜之藥少間
明年元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使久不
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洛世務倚以自毗會具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側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簿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詔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

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㢠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贾逵讖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謂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㢠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黄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下以取侯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

于歷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獘且可上追
黄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
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
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策四十年得三
大三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
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
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入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
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

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
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
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授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
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
書議相承旨李謙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
詔詡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
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

事中書名啓辭疾不行三十一年亟疾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除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温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𣄻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藴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如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月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得于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輿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

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謚謂不得君如名而名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名司徒十名公八品其體貌之亦至是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遥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

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寅令令京兆蒲城丞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椽傅昱男孫億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于明命實
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
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
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許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戔戔
賁及林藪丹扆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俾斷已久其
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
以取又曰歷義羣咏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
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扆曰噫惟茲儲后

端本萬邦汝賓以友餔后曰今識治黄耇惟汝為可股肱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爇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太戊御至周造夫為穆王御服盜驪騂騮騄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

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記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汳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絶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奪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制閫改信効左軍統制

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為受犒欲致盡阬之大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令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隣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鈐哈雅實克將若干千人為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盍聞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譟

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抚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臧之情露而事廹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罪盡無吾噍類反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若泯泯膾脯殆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狥一軍皆呼扑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伏脫甲不吾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

輙肆動皆誅死實駭汗異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項不得已乃覿呼其軍如所教者于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若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若何為公曰若既相恩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許矣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遺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鉤闔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

子南征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慮力孤不能以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剪棘墾萊府寺田廬於洛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從洛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别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洛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斤若干萬以廪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

登乃止辛丑授鄧州奏以弟將州兵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大先朝令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從五軍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從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之民無所于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盜區戰外耕内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

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粗冠敝鞍江漢大都督為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為自過儉下自同庶服耶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胥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倚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具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和

此考贇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卿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户佩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温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援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勲可籍于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徒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絶出千萬人之上是曰傑俊方天

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奔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賀賀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于為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為置監將防虞而戎倫之其伺舋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為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託後之功旣碩旣

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佩也即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遽可艾之耶後奕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有五年戊子佩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在揚厲先烈嘗家洛西與我先人居相密邇而遊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稷之東南有堂其封下為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

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𦙍將衰祈偶方與時如鬭
孺子賁獲自文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奔與國涉漢南
驚來戍是州始脫危阽乃棄是星日月再瞻甫少庽蘇
熯𧏮鷹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洛亾亦然移粟大名以
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稱十萬形影相袝千里
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為二天朱邑桐
鄉古弗是過卜置冡傍萬家且影有子將軍方耿烈光
虎節斯皇孰云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遡我筆載兹後

來者顧

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慼言于燧先人

人以推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為山東河西提刑

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

嘗授嘗太傅許文正公于胄學為同門今子長翰林毅

僉有密為同朝為先人于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

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

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郅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為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齋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為掾已未遣迎世祖于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山中統壬戌省調平陽

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泰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陜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灸鹵民盜煑食有司雖察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煑食惟户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于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仍乃弛其晲惟衆遣吏巡迾不使戝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也民便安之不

續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遊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璮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為析之監州思巳楚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童訟之宥密以為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僮何知與禍至茲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而還之今

戍四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户為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塔患之廹君詣省密受其成法得于三户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為奸徼倖取籍閱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户優劣優者為兵劣資其力令出入稱為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戕賊殺臣顧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為誕皆殺之懸尸于樹大師既至

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其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于州僕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三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工恩官吏見知敵匿者皆罷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子于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為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

地哉白其府曰主郡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總不損吾户數實損户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為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為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美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滅獲久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遣之當不

恙時伐石為槨穴地倍常有斗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
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
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
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毋盧夫人祔置毅為治書廉
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為内總六師外置諸軍逮及
為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
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
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

夫人生投轂轂濟投宿衛成廟轂掾河東憲司轂大郡
永濟倉使與濟皆不禄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
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巳後世不然輕
合權輿挠酒以金矢死大渝小棘見問聞巳掩耳大而
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
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伐及嗣教訟于庭
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為勢壓仰無

待顲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刀善砥名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遺教遹胄從許文正月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贇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太師友辭

戍守鄧州千戸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彦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直皆不

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沉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强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户徙河内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避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王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破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

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卯黟陂屢北之其後山西逋民由雕𠁁故宅罔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耶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為石無慮若干萬沾餓羸為口亦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鎗老厭苦兵子珪能荷芟矣諸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葵州西

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孺夫夫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之二十六年歲辛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孝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龔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佩侢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巳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之人望之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

職後裔而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户
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君掎角臨
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襲人之反為均兵
遏絶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
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
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閫廣安軍歸從故中
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鵶及八辦凌

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狢子川禽無名將樊城斬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坑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中書故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鄂攻荊南沙市先登坑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動衆聽者駱升

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户從圍潭州戰西門鉄壩三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户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川拔静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户再遷廣威將軍真爲萬户戍襄陽最其受仕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坑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皆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

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肱貫踵先登壓陴而顛血嘗出口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為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石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試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為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曽參將死召門弟子啟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陣無勇為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

孱孰速戰陳苟于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成不孝而執綏援抱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曰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鬬將之登陴蹈陳折馘搴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敘其雋功亦志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于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

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是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恒入此與彼各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鏁維公鄉豪始宗無基于前造大金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

戍轉餫漢淮戍鄧空郢拓逋立閈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戎我往戰夷丐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膺鈇鉞專征曰是傚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棐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鼓奴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牧庵集卷十八

牧庵集卷十九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禄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

順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寛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黄金為兩半百峻絶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世祖潜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

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恭簡皷瘃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為平章

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團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

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荊閫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創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吏視疾瘻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

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戸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于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徼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師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于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

人號年東南大蠧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為羣蘄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涣壓以官軍遂盡株橛翦平無留

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户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絶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施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内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于團

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訢千里外者時其省故海隅偽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靳匿將為後用誅諭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不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

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俠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妄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托爾楚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于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辭觴

于公謝其失言休士于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墜其不下請身往平繞從兵千營于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為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娼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

此寇不誠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過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伏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別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憝誅矣延求何為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娼其成功遣使入譏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為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

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閩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家居事妣夫人曲極生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

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槖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為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于善延師私熟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温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賛其經國下以燮燠其子民者十有

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陽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草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嗚呼後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

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于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叅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鍔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王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户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曽孫五女曽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畀官潔慎巳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納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

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
圖日月入告天顔謀顧不恇于威不愉于豫垂十五年
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
公軍諮爲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綏之敷澤
優優粟餽樂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黠大盗劻
相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枋其豪民視曰公予父予母
胡不豫之事以豆俎聞還省洪岀梯齎咨洪聞其來以
抃以嬉既釋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

勦狂不鈌斧斨僭偽都昌生致用方惠懐其仁而省乎里閭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相位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没世不忘謚於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徳衆多令子有惢巋山蟠石靡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資徳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秉忠執徳威遠功徳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魏國公謚忠節

李公神道碑

皇上嗣歴之元年制特進中書平章政事教化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魏國公
申敕有司夫既子孫膺是顯庸共政中書疇咨寓內而
所光貽世德上及其遠者舊章未修非移孝以勸忠也
其訂以上翰林奉常禮曹之臣請贈謚其曾祖考達爾
沙貝結為効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
柱國曰康懿祖色爾勒結為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貞獻考資德大夫雲南行中
書省右丞阿嚕為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上柱國曰忠節自曾而下三世皆同封魏國公曾祖妣梁祖妣田妣王皆從封魏國夫人制曰可教化以為四世死生胙以大國爵之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雖百其身報塞其能啟求儲皇匪刻金石將無以侈令而垂後敢以是請乃為下令太子賓客姚燧太子諭德蕭𣂏太子太保瀋陽王王璋其為撰書篆額燧據翰林學士程鉅夫事狀與其家乘次曰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稱及貞獻生配姓與官名以色爾

勒結太祖戡定天下夏氏既臣會其西征復貳帝聞旋師入討勢如頹山之壓卵貞獻總兵游徼遇之遂來歸俾同呼圖克特穆爾招沙州州將偽出牛酒犒師發伏以襲首師馬躓以己所乘易使先奔自乘所躓為殿逆擊敗之他日帝問卿臨死地易馬與人果何為心對曰臣新至者陣死奚恤不可失帝器使宿將由是忠之遺兵圍肅州守者其伯氏鈐部謀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帝憤拔城皆殲之不遺齠稚惟聽求其親族臧獲就所

得為百戸有六又詔自今親族藏獲未盡收完及田業為
為諸人有者亦悉歸之其永為制歲乙未太宗詔定宗
憲宗兩諸侯王與蘓布特征西域明年帥師戒塗貞獻
在行中又明年至袞騰吉斯海尋與諸侯王巴圖征
俄羅斯至葉爾羌城從憲宗先期至搏戰七日拔之歲己
亥冬十一月至阿蘓穆爾齊蘓城憑堅攻不即下明年
春正月凡三閱月貞獻從死士十人躡梯登陴生拉十一
人大呼曰城破矣衆蟻附而上遂拔賜西馬西錦為

匹皆九名以巴圖表其戰烈又明年詔班師是役也六年
而歸功長千夫禮秩與國人為千户侯者等加宴服四序
異宜凡若干襲與大會者皆同其色又俾同伊瑪齊
為斷事官于朝歲丙午定宗即位曰是大名昔朕分
封卿往為監至燕則同斷事官哈達署行臺後憲宗以
布扎爾來涖行臺録其舊勞又俾同署別錫虎符以監
大名至歲已未凡為監十四年當繼餽世祖南伐未踰
淮輿疾歸薨其家七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九傅護轊車返

葬肅州祔其先塋別封虛墓大名求便歲祠中統建元天下庶務悉歸中書故忠節公襲虎符惟監大名至元五年詔諸侯王和克齊開國雲南俾將衛士以從至則責治軍旅金齒弗率幾將射士五佰人殄其衆數千獲馴象七致貢京師救用以駕輿自是蒐田征伐無不乘之實前古未有者始帝加兵雲南取道吐蕃甚回以曲十四年思播既降改由蜀入命公開二塗陸由烏蠻水由馬湖烏蠻合都掌圈豕鵝夷諸種拒而不受累

戰始服自時水陸郵傳皆達斜州又俾除左右兩江道達邕管平溪洞夷獠五十餘州十七年詔將雲南萬衆合湖廣四川兵討羅氏鬼國之叛十九年再征獲其酋送京師竄有北死二十有三年詔征緬田瀕南溟大國戰始克之不及郡縣而獲大象二十有七遂送達尚乘明年詔鎮南王再征交趾命將萬衆會之平三十八栅前大將軍月至王宮王及世子興道皆船逃南溟禽一他王以歸明年師還衛鎮南至左右江界辭還歲戊子

夏六月十有八日冒瘴癘道薨軍中年六十三最其履
歷始為金齒等國安撫使入覲改善闡安撫使陞雲南
等處宣慰都元帥虎符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再遷左
丞末拜資德大夫右丞加宴服四賜尚方鞍勒弓矢介
冑寳使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地周萬里小大之戰無慮
百數軍士有勞其出而家大而櫪馬細如橐衣金銀幣
具不吝賞予故能得其死力每捷無馭荷旃夷蠻讋其
威名已臣之國撫而綏之為定金賦以戶高下為衰迫

其甍年籍是一省輸金之家近二百萬訃聞帝悼之給五十乘傳還其柩葬大名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毅敏公後三十有一年加令封謚燧嘗合是三世以觀貞獻忠節父子逮事二祖三宗六十年間宣力樹勲西夏雲南勤亦至矣受是襃誄其固宜然而康懿則相夏氏實勝國臣由子孫貴亦與哀榮足昭皇元淵乎忠厚恢乎其仁盛德之至也間又求國魏所由貞獻卒盬大名公嗣為之去之雲南公弟又死而公冢嗣之軍國

重其姪鄂諾皆為虎符令其為者則公季子呼圖克岱
爾若小大宗父子祖孫昆弟六人迭出為者其與世侯
奚以異諸亦令代臣隣之鮮儷者公三子二不再見中
子則令江西行省平章三女長適同知台州路事巴約
特次適浙右右丞宣慰都元帥阿爾毋幼女婿男孫六
庶長監中慶路餘未仕女孫二人銘曰
即戎有勩官及而世不絕其傳列聖之制由子既貴推
恩其先前聖靳之一二有焉於皇令聖德參載燾亙愛

自親教民以孝致位光顯必崇其親赤舄執圭私廟畀
陳昔李七世下及康懿左右夏王貞獻則異聖武是忠
入殿出鋒後服加殲必全乃宗當顧成廟詔從西伐城
凡悖頑賈勇以拔其干天誅曾莫稽逋六稔言還功長
千夫定宗御極曰茲魏土分封在予而往其撫忠節世
之九年于茲從諸侯王南詔往蝥跳梁小夷尺箠以笞
大如緬交南滇極浦悉將致討而竟死鼓自其去魏其
來其誰則季父姪冢季子為職民世侯前聖已廢獨

之家疑若猶在晉今國魏四世靡他其與虛邑不地如何
有繩維孫有煜其祖匪師伊公一是開府死者已矣生
立朝為民具瞻廊絶百僚維明天子啟宇于此咨
爾後人思服其始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公神道碑

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贈太尉謚
忠武史公中子今中書左丞闞閭江陵行荆湖北道宣
尉使杜視今江陵總管李珏則故夫人之季也以其季

今東昌總管杞兩嘗埒我先世父中書左丞贈少師文獻公與李氏皆太尉姻又玨友璲而齊年來言曰先太尉所由以致是勳名者先外舅氏指揮實始終左右之而玨亦曰先公出處使相既狀願銘之碑遂參伍故翰林學士李治敬齋之三韓李氏先德之碑而序曰系之遠者不究已考諱福力穡致饒而施讀書能通其槩親親長長下儕輩無忤仁恕象不踐性由天出匪學也生公諱伯祐隸太尉兄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都元帥麾

下十年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事金完州中山皆應之先是元帥之考尚書嘗戒備山元帥曰大人奈何教兒設嫌遇人尚書恚曰若必死之人手吾不忍二孫同禍乃携故真定總管楫故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時大尉在燕市入覲禮弊公馳告宜歸復讐大尉從而南潰軍已須澮城之徐河公唱令集賢大學士王顒之考參謀某今參知政事王好禮之考大使縉推大尉嗣兄元帥凡失地皆復之仙走閉雙門公

北見太師國王王馳使聞詔太尉眞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虎符公為都提控仙復夜襲眞定取之太尉惟從公遵城走東北公告太尉吾先自投汝隨而下幸我藉汝使不傷吾死無害也已果兩全涉塹公又為前水及其頸太尉惟及胷泥奪鞾襪既岸跣走槀槀師故中書左丞贈平章政事忠獻公董文炳之考某已艤舟滹沱馬馬入槀收兵謀將有異謀者公手斬之再復眞定仙走壁抱犢旋走逾河轉鎮撫軍民都彈壓豪戢弱立

從太尉破衛新諸州又從圍汴城主自將逾河破之黄龍岡走歸德濁河為池主帥薩奇蘇布哈薄北門而陳左右皆水公以為絶地兵家所忌宜退保寛閒不從會中書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謚封并國武宣公阿珠之祖蘇布特台太尉入汴計事公與之偕既走軍大纖纛帥董公完帥鄭公韓公十千户皆在死列金亡移兵伐宋下徐州與其縣豐沛功授金符攝本路兵馬都總管從征襄陽敵柵峭灘石舟師衛之帥下教大尉

其必拔而歸乃將公等死士二十人公曰可計致之出十艘為挑鼓艚而前俟敵逆戰輒退止已復鼓前敵拒又退止三鼓敵以為懈而懈也不拒遂疾趨敵舟太尉先登公繼之覆舟師平其栅從戍鄂陵又從拔壽春公拜千夫長後太尉使經畧于汴屯田河南立平宋基以公年先一紀無從留後真定攝萬户府給軍之須約相婚姻憲宗自將征蜀太尉既從世祖以太弟之重分趨荆湖復名公從濟江徇地多資其畫中統建元之明年

太尉當國多勞公于上上亦念從濟江以為待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又明年李璮反盜據濟南徵兵諸道誅之衛士亦在遣中大軍屻老鸛口公與董忠献公合請太尉泣軍報可太尉至築夾寨遏奔突以三月璮窮而縛梟磔以徇公既訖賞遂致事陳蒲桀一堂教童妾為歌舞行觴娛留親賓而不自飲嚚嚚恐不足日為事以至元某年月卒年八十三葬某地為人直諒而不剛愛為言太尉家事亦斥不避在軍不乘喜怒殺人不事

老佛再復真定屋之列肆者半城闤有以無居室來丐者人賦一間數年而盡惟其弟存奴婢三千人歲晚皆民之平金殘宋為元顯侯卒日貧不能葬三夫人赫氏游氏趙氏男十五人珣瑜珍琮瑄瑾公懋珏璇瑜璨珪琳瑀琦其官者珣真定等路管軍千户總管則寶慶路珏與珪也公懋沭陽令琳提舉越州人匠女十二人皆適名族官者則今參政好禮與今使相故秘書郎張行儉男孫四十一人未名女孫二十四人歸史氏者六人一

使相中子官者真定路總管王某濟寧鉅野尉哈斯
托里男鲁孫十七人女鲁孫十三人公既致事時禁網
猶闊諸將多以僮奴代兵而歲取富人更直多者十人
少亦四三會用兵襄陽覆實軍籍有此者罪死㺯長千
夫為其下訐曰指揮所亦庇三人㺯引罪不力事將及公
珏時為質代曰吾以吾為質不足資用為之吾父未
之知下吏重錮御史交讞終不易辭柄臣三人奏置于
理三畫可矣而柄臣三人亦終哀其志為親臨刑不悔

三奏前故既原不可者三得堂臣奏軍官未受俸宜無誅可之班宜出矣省院臣終以事宜特聞合而之始可比出凡幽四年從大軍南征功宜别長萬夫之兄珣卒子幼不可世恐人奪有之乃棄巳功求代兄子將曰長千夫吾父兄世官也吾宜世兄須其子壯而之戰鄱陽湖真定灤頭堡焦皆捷攻常州先登拔蜀縣宜興從珍宋盃衛兩王海中功授吉州總管淄換湖州而江陸斯其為子弟臣槩之大者故表一

末銘曰

古觀遠臣以其所主賓于而家暫至與去以友賢者之取𡘜譽烈忠武為元元功永令將相人莫等崇公也主之同其始終其佁則自推繼兄帥闘不反丘逐仇再蹭戰野無前登陴奮先滅金于殘戡宗于完于河之于淮于漢靡往不皆獅死奚負忠武報之為好其公世婚媾井里既華終以從踔未祼之國逮其丞相進一帝側彊場之臣禁旅是師宿入門出肅而祁人之策

之曰久其據而公翮如委視投羽其施不攰不溢其持豈固壽之多後裕垂茫昧其來匪言而告有碑載銘左是神道

牧庵集卷十九